龍stay·食得/美濃1年只開20天的伯公新年Party 百年「入年駕」儀式竟差點失傳(下)

「美濃客家八音團」入年駕的請神隊伍。(張凱清攝)

入年駕迎請的第8位神祇「瀰濃里社真官」有著獨特的墓塚式造型，搭配旁邊還未蒔禾的田土，映射人與山形的倒影，別有風味。(張凱清攝)

伯公附身竹片牌，匯聚諸神來福廠開趴

今年的入年駕(二月四日)下午，由值年爐主、八音團還有在地的鄉親組成的迎神隊伍，出發去迎請伯公，依路線順序為：開基伯公、蠻頭羅伯公、中圳糧埤伯公(美濃湖福德祠)、美濃庄頭伯公、花樹下福德祠、柚仔林福德祠、坑仔底伯公(永安福德祠)、瀰濃庄里社真官伯公，以及德勝公壇，請伯公附身在竹片上，組合成「九大伯公牌位」。

另一位入年駕的靈魂人物，瀰濃永安庄福廠文化協會理事吳森榮回憶起，以前迎神的伯公牌(bag ˋ gung、pai ˇ)，都用竹頭(zug ˊ teu ˇ)來做竹牌(zug ˊ pai ˇ)，帶有節節高升的吉祥之意。現在則幾乎演變為在竹片上貼紅紙，再寫上神祇名來請神，即一片竹就代表一座伯公。所以福首拔起一柱清香，和竹片一起插上神轎的香爐後，就完成了伯公拜請的儀式。就這樣一個接一個，九座伯公們隨著八音與神茶的邀請，駕到福廠入火安座。當晚間九時一到，福廠就會擺設桌席、三界壇、拜天公，並以三獻禮夜祭「滿年福(man、ngian ˇ fug ˊ)」，感謝伯公一年來的照顧。且福廠就從入年駕這天，開放到出年假(元宵節)，這段期間就會有許多返鄉遊子前來參拜。

美濃永安庄(更早期稱瀰濃庄)雖為美濃最早開發的聚落，但地方上有傳說的版本解釋著，因庄內原先未設有伯公壇，加上當時信仰中心廣善堂位在聚落之外，所以才會另外搭建福廠。直到元宵節舉辦完祭天、敬伯公的「新年福(xin、ngian ˇ fug ˊ)」，接續「登席食晝(den、xid siid zu，吃中午的辦桌)」後，才送九座伯公回壇，象徵繼續為新的一年打拚。

美濃溪：流過各庄伯公的腳下

美濃雙溪發源交界杉林的南勢坑，在流過廣林、廣興後成為「美濃溪」，到了美濃鎮匯集橫溝(羌仔寮溪流經美濃湖的下游水系)、竹子門溝為「三洽水(sam、gab ˊ sui ˊ)」，在日治時期這些流域經由灌溉系統整合後，分配在美濃各區，孕育出美濃平原豐饒的水田農業。

美濃溪自東門樓流向西柵門緊連著永安路(老街)，因此永安庄的舊地名分為三大重心：美濃溪上游段的「上庄仔(song zong、e ˊ)」為東門樓旁的美濃庄頭伯公守護；到了「中庄仔(zung、zong、e ˊ)」花樹下至三洽水這段由花樹下福德祠、坑仔底伯公(廟宇面朝三洽水)管轄；最後三洽水到西門大橋(西柵門)則為「下庄仔(ha、zong、e ˊ)」的瀰濃庄里社真官伯公與德勝公壇掌管。

二〇一五年高雄市美濃愛鄉協進會，和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教授李文環，共同主持高雄市政府客家委員會委託「瀰濃庄永安庄伯公祭祀空間研究調查計畫」。在他的研究中強調，「新年福」和「滿年福」並非僅是純粹春祈秋報的土地信仰，而是伯公信仰鑲嵌在漢人社會謝平安與祈福中，再藉由祭天神的儀式流程，將祭祀主體轉向福廠，正是此祭典最具地方性的所在。

行禮：不只是配樂的八音

「很多人會說八音是儀式的配樂，但並不是，八音是引領儀式的進行」創立美濃國中客家八音班的黃淑玫(橘子)老師說。她提醒八音融入著客庄大大小小的生命禮俗，不外乎就是婚喪喜慶，即「行禮(hang ˇ li、)」的關鍵所在。特別是美濃福廠入年駕，見證老中青組織八音團，透過世代交流來傳承這項百年的文化盛宴。

美濃國中八音班平時在學校，皆看著樂譜練習，所以一開始學生們為福廠入年駕做場(zo cong ˇ)時，面臨著跟隨迎請伯公隊伍時無法看譜，奏樂有困難的窘境。橘子老師說起那時的青黃不接，她當時不斷拜請伯公多些包容，好讓這些學子能繼續傳承八音。

然而，在伯公的庇佑下，以及黃淑玫、謝宜文、鍾彩祥等多位老師，各司其職帶領學校、社區數八音團下，才創造美濃國中八音班、美濃社區八音班更多的協作機會。美濃國中八音班(團)的學生，就逐漸能接棒福廠入年駕的奏樂行禮，以及儀式籌備。

黃淑玫二〇〇六年創立的美濃國中八音團，迄今已走過了十八個年頭。而她也從美濃國中退休。她仍持續作為學校八音班與美濃庄頭民俗活動間的橋樑，推動世代間的連結性。她更積在臉書創建群組、社團，讓許多從美濃國中八音班畢業的學長姐洄流，並與學弟妹交流、組各自的八音團。她強調八音團最珍貴資產，莫過於「組團文化」；而且今日的八音團，也發展出相互跨團的演出社群，打破既往以唢吶手姓名命團名、做團長、固定八音團的傳統。

「瀰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的請神路線。《客新聞》製作

文／張凱清、洪俊傑
出自於／客新聞
https://reurl.cc/Z9gjbV

鍾理和、鍾肇政逆流中創作 意外寫文學史

《逆流：鍾理和與鍾肇政書信錄》收錄臺灣作家鍾理和、鍾肇政兩人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間現存一百五十三封信件，包含十六次「文友通訊」。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反共文學和外省作家當道的臺灣文壇，「文友通訊」與雙鍾書信記錄了臺灣作家持續耕耘書寫的堅持，《逆流》作為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三月分正式問世。

回顧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壇，以反共文學為主流，其次有女性作家作品、現代主義文學，占去最小篇幅者為臺灣本省籍作家作品。有鑑於此，鍾肇政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發出七封「文友通訊」，寄信給當時曾在報刊雜誌或文學獎項露過臉的臺籍作家，希望集結眾人之力為臺灣文學爭取一席之地，當時第一波加入的文友有陳火泉、廖清秀、李榮春、鍾理和、施翠峰、文心(許炳成)，後來又有許山木、楊紫江加入。

「文友通訊」所集結的臺籍作家，多在臺灣文學史上留名，又以鍾肇政與鍾理和最為人所知。鍾肇政自此開啟了他提攜臺灣作家的大河之路，鍾理和則從貧病生活中提筆，重新直面自己摯愛的文學。「文友通訊」在以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劃下句點後，雙鍾持續通信，鍾肇政成為轉介鍾理和稿件的窗口，雙鍾也不斷彼此傳觀作品，不僅討論文學、也討論生活。這些珍貴的文學足跡，都被雙鍾一百五十三封信件一一記錄下來。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為慶祝鍾理和紀念館四十週年，去年即啟動出版計畫，本書收錄內容過去曾於《台灣文學兩鍾書》(臺北：草根，一九九八年)出版，新書重新比對書信原稿、進行內容考證、加上註腳說明與珍貴圖片，讓這些超過六十年歷史的文本更易與當代對話。

此外，為使讀者進入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理解本書價值，本書另邀請兩位評論家作序。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榮譽退休教授彭瑞金形容「文友通訊」當時雖不起眼，後來卻「發揮了巨人般的影響力」；作家朱宥勳則認為這群參與其中的作家，保住了臺灣文學「微細的一線香」。彭瑞金、朱宥勳與鍾肇政次子鍾延威也分別在三月在北、中、南舉辦新書講座，各自分享對這本書的觀點與想法。

本書榮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書寫高雄出版補助，並與二十六年前的《台灣文學兩鍾書》一樣，交付前衛出版社出版，具有共同壯大和延續臺灣文學的正面意義。

▶《逆流：鍾理和與鍾肇政書信錄》目前可在各大網路與實體書店購買，鍾理和紀念館內也有販售，館舍支持價爲單本五百元，可電洽07-6822228或寄信至chungliher@gmail.com詢問。